

## 第四章 〈樂記〉的樂教思想

《禮記·樂記》是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與五經博士毛萇等人彙輯而成，後來戴聖把它選入《禮記》之中。<sup>1</sup>《禮記·樂記》共十一篇，有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情、樂象、魏文侯、賓牟賈、樂化、師乙等篇，共五千一百八十八字。其中約有七百多字與《荀子·樂論》大致相同。〈樂記〉作為儒家樂論的重要文獻之一，其對音樂的起源、樂的效用、聖王制樂、禮與樂的關係……都有詳細的論述。然而為何其中有多處與荀子的樂論重複？是否與荀子的樂論有關係？是本章首先要討論的問題。

### 第一節 〈樂記〉與荀子〈樂論〉雷同之處

荀子〈樂論〉與〈樂記〉相似的地方主要有兩個部分。首先〈樂記〉樂禮第六上說：

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闢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好，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

<sup>1</sup> 戴璉璋著，〈從樂記探討儒家樂論〉，《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禮與倫理」研究群專輯》，2004年，頁37。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這與《荀子·樂論》所說的：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極為類似。而其中的主要差異在於荀子論及「禮」，而〈樂記〉則無。若從這兩段題旨來分析，可以發現：荀子這一段主要是透過樂與樂舞，表現出「心志」與「行爲」的美善，進一步帶出樂與禮的關係。至於〈樂記〉這段，其題旨則可歸為「以樂化民」。其主要內容是：一、音樂有善惡邪正，而人的心氣與之相應也產生善惡邪正的感動。二、音樂的主要功能在修養身心君子不親近淫樂不使感官受到姦聲邪氣的影響。三、善化人心的音樂，符合自然法則、和諧理性的原理，因此也能與自然秩序相應。四、音樂的功能便在使人耳聰目明、血氣平和。移風易俗，使天下安寧。所以說，君子樂得音樂的道理，而小人樂得節制自己的慾望。無論君子還是小人，皆可藉音樂中提升自我的品質。而荀子〈樂論〉的說法，則與〈樂記〉是一致的。可見〈樂記〉的作者寫作時，是參考荀子的〈樂論〉。不過他還是會根據每段的題旨，對〈樂記〉的內容有所增刪。

《禮記·樂記》與《荀子·樂論》還有一相似之處。〈樂記〉樂化第十上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裡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這與荀子〈樂論〉上說：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也極為相似。其中〈樂記〉的主要內容是：一、音樂出於人情，發為聲音表現於動靜，是人類獨有的現象。二、人不能沒有音樂，音樂不能沒有表現形式。於是先王製作雅頌之聲，目的在端正音樂的表現形式，使人心不致放逸邪曲。三、音

樂有規範社群生活的功能，使人們在不同的場合皆能恭敬、和順地相處，所以說音樂可以諧和父子君臣的人倫關係，使百姓親和。這也是先王製作音樂的原則。

四、因此透過音樂，可以使人志向廣大，以音樂配合軍事行動，則使得軍隊軍容莊嚴、行進整齊。所以說先王以音樂來裝飾喜怒：先王喜則使天下和平，先王怒則使暴亂的人畏懼，這便是禮樂最強大的作用。

這段文字與前引荀子〈樂論〉的文字有許多類似之處。這兩段文字如果參照段落題旨，分別可歸類為「君子論樂」與「樂的起源與先王制樂」。其中最大的差異則是荀子將先王制樂分為「立樂之方」與「立樂之術」，而且每段都有對墨子的批評，〈樂記〉則無。而這「立樂之方」與「立樂之術」的分別，其實是為了針對墨子的問題所回應的。根據上一章的分析，這兩個「立樂之術」分別是回應墨子認為，「樂的同聽會廢事」以及「樂無法改善國與國的征伐與百姓之苦」。所以，「立樂之方」比較偏重原則面，「立樂之術」比較側重效用面，主要用以回應墨子對於樂沒有實際效用的批評。

從這兩個地方可以推得《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兩者關係的結論：首先，〈樂記〉有許多用語其實很相近於〈樂論〉好比〈樂記〉中的「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但是在使用上卻是依照著〈樂記〉的題旨以分類用之。第二，荀子的〈樂論〉因為時代的關係，不得不回應墨子之學，故其論樂也就得順著墨子對樂的批評做回應。在回應的過程中，還得顧及整篇樂論的結構，將樂的起源、效用、禮樂的關係等等一一做交代。可以說其論樂的結構與對墨子的非難密切相關。在加上荀子本身的性惡思想的影響，這必然會影響其論樂的純度，而《禮記·樂記》單純作為論樂的文章，自然可以更就「樂」本身的特性，建構出一套專門論樂系統結構來論之。

《禮記·樂記》作為專門論樂的文章，其架構系統自成一格。其「樂的起源」與「禮樂關係」．．．等，其實多有與荀子不同之處。本節研究的課題，僅就其與《荀子·樂論》雷同之處論之。

## 第二節 〈樂記〉較荀子〈樂論〉增益之處

大致而言，《荀子·樂論》和《禮記·樂記》不僅在文辭上頗有雷同之處，且在基本思想上，也幾乎完全一致。只是前者篇幅較短，且如前章所言，以批評墨子「非樂」為其主要訴求之一；而後者則完全不曾提到墨子，僅就樂教與道德人倫、政治民情之間的關係做了更為詳細的申論。在此介紹〈樂記〉就荀子〈樂論〉增益的部分，並大致根據〈樂論〉的基本架構，分「基本樂論」、「先王制定禮樂」、「禮樂與自然之道」、「禮樂與君子」四個範疇討論之。基本樂論是對「樂」作一般性的討論，包括樂的起源、樂與歌舞的關係、樂的基本原理……等等；先王制定禮樂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討論，為政者如何把握樂的原理來施以教化；禮樂與自然之道是以禮樂來象徵自然，自然萬物運行的道理是和禮樂的作用相符合的；禮樂與君子則是回到為人本身來說，討論一個君子與禮樂之道的關係。

### 壹、基本樂論

#### 一、樂之源起—人心：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樂記〉認為樂的起源是來自於人心的感動，因為人心的感動而發展出「聲」（樂歌）、「音」（樂音）、「樂」（樂舞）。也因為樂是來源於人心的感動，所以樂所表現「殺」、「緩」、「散」、「厲」、「廉」、「柔」，也就跟人內心的感動相符。比較荀子的〈樂論〉，認為樂的起源是人情，而情是人面對外在刺激所產生的好惡喜怒哀樂的反應，而所表現出來的就是聲音動靜。由此比較可以得知，這兩者在樂的起源上的認知是相似的，唯〈樂記〉將〈樂論〉做更深入的解釋、分類更細微。

## 二、樂與詩、歌、舞的關係：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德是人性之正，樂是德之光華，金、石、絲、竹是樂的工具。詩歌抒發內心志意，歌吟唱心中的聲音，舞蹈表達內心的姿態。詩、歌、舞都源於人的內心，然後用樂器來伴奏。所以，情感深厚就會文采鮮明，氣度宏大就會變化神奇，和順的情感累積在心中，就會有美好的神采表現在外表。只有音樂才不可以偽裝出來。

這段與〈樂論〉的「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也者，治人之盛者也」有相像之處。而〈樂記〉則更深入的說明了「樂器」、「詩」、「歌」、「舞」的意義。

## 三、民情與音樂：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眇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闢、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人有氣質、性格、心智這種本性，但哀、樂、喜、怒的變化沒有一定。人心受到外物的影響而激動，然後一定的情感就表現出來。所以細小、急促的音樂流行時，人們聽了就會憂愁；寬舒和諧、緩慢輕鬆、文采華美而節奏簡易的音樂流行時，人們聽了就感到安樂；粗曠激越、勇猛振奮、宏大而憤激的音樂流行時，人們聽了就能夠剛毅；端方、剛正、莊嚴而真誠的音樂流行時，人們聽了就能夠肅敬；寬暢、洪亮、流利而和順的音樂流行時，人們聽了就能夠慈愛；放蕩、散亂、疾速而過度的音樂流行時，人們聽了就淫亂。

## 貳、先王制定禮樂

### 一、先王慎感，制作禮樂刑政導正人心：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樂記〉認為，因為「樂」是人心受到刺激的感動，其反應出來是有好有壞的，所以需要先王來製作禮樂刑政。「禮」導正人民的心志；「樂」引導人們端正的聲音；「政」規範了行爲；「刑」防止奸惡的事情，以導正人心的感動。這與荀子的先王制樂以導正人心，使其不亂的看法一致。但是差別在於〈樂記〉不像荀子有「性惡說」作為核心思想，所以〈樂記〉在論述上就少了「性惡善偽」的論證。

## 二、政治與音樂的關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這裡是說一切音樂都是從人的心產生的。情感的感動是內心發自於內心，而透過聲音表達出來。聲音組成和諧的條理，叫做音樂。所以太平時代的音樂安祥而快樂，這是政治和諧的表現。動亂時代的音樂怨恨而憤怒，這是政治脫離正道的表現。即將滅亡的國家，音樂充滿樂悲哀和憂思，這是人民生活處境艱難的表現。音樂的道理，和政治是息息相通的。〈樂記〉以「宮」、「商」、「角」、「徵」、「羽」來象徵國家的政治，認為一國之政，與音樂的道理是相通的。從這裡推論出像「鄭衛之音」、「桑間濮上」這樣的音樂都會帶給國家禍害。在《荀子·樂論》裡也有這樣音樂與政治相關的論點，只是以一句話帶過，沒有專門論述。<sup>2</sup>

<sup>2</sup> 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荀子·樂論》

### 三、審樂知政：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這裡從樂與政治帶出了下一段先王治樂的原則。意思是說：音，是由人心產生的。樂，是與事物倫理相通的。所以只懂得聲不懂的音的是禽獸，因為禽獸只會發出「聲」，但是不能將發出的「聲」文飾成和諧的「音」，只懂得音而不懂的樂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是能夠懂得「樂」的人。所以能由辨別聲而知道音，由辨別音而知樂，由辨別樂而知道政治的好壞，就具備了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不懂的聲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音」的和諧序列。不懂得「音」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樂」的整體表現。懂得樂就接近於知曉禮儀了。禮和樂都通曉，叫做有德！

### 四、先王制禮樂的原則：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意思是說，樂的隆盛，並不是使聲音極盡華美。在宗廟中合祭祖先的禮儀，並不是使食物滋味極其豐富。在宗廟中彈奏的瑟，安裝這音色沉濁的朱紅色熟絲所做的弦，底部的孔眼很疏朗，彈奏時發出沉濁而舒緩的聲音，一個人唱歌，三個人應和，這聲音並未達到豐富多彩的完美境地。合祭的禮儀，崇尚玄酒，並以俎盤載著生魚，肉汁不用鹽菜來和味，食物的味道並不豐富。因此此先王之所以制定禮樂，並不是它來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它來教導民眾正確的好惡之情，從而歸於正確的人生正道。

### 五、人的好惡無節以致大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這段是在說人感受到外界的刺激而做出反應，是天性的欲望，若這反應在物上，就會有喜好與厭惡兩種欲念。如果這兩種欲念不能被節制，而外物又一直在引誘著，此時就不能反省，將開始產生種種不好的事情，最後將會導致大亂。

六、先王施以樂教的原理：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意思是說，先王施行樂教以導正民情：因此先王治樂是根據人的性情，考察音律的度數，而用禮義來加以節制，使其合乎五常的和諧；不論是陰陽、剛柔都能安守其位階，而不互相侵奪。然後設立學習的等次，廣泛的學習樂的節奏，簡化多餘的文飾，以樂作為德性的準繩。因率的調性，彼此排列的次序，象徵著人的處事與行為。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的道理，都表現在樂上。所以說：「樂的觀察是有深刻的意義在。」

這兩段是說人民百姓的喜怒哀樂無常，容易受到刺激，而產生各種心境，也會產生各種正邪的音樂，所以需要透過先王制定樂的「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來教化人民百姓。在《荀子·樂論》裡有一句的意思和這裡相似：「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不同之處在荀子並無說明「民如何亂」、「王如何修」。

七、先王制禮樂以節人：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意思是說，先王制定禮樂，就是要節制人的好惡兩種欲念。人民百姓的喪事、日常生活、婚事、社交，先王都有制定一定的禮樂來節制人的欲念。用禮來節制民眾的心志，用樂調和民眾的情感，通過政令使民眾遵行禮樂，運用刑法防止違反禮樂的行為。禮、樂、刑、政，四者互相通達而不違逆，這就是治理天下的正道。

〈樂記〉這裡一層一層地從「人心」開始，到「審聲」、「審音」、「審樂」，最後是「知政」，從講「樂」與「治道」的是相關的。所以先王制定禮樂就不是為了滿足的慾望，而是為了「治道」之事。而「治道」之事就是要節制人的「好惡」，因為「好惡無節」最後則是「大亂之道」。而節制人的「好惡」，就是要制禮樂以節人。這和荀子認為先王制樂的論點相似，<sup>3</sup>差異處除了〈樂記〉解說得更詳細之外，就是荀子的「好惡」來自人情，而〈樂記〉的「好惡」則是「物之感人」。

#### 八、王者制定禮樂：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頌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意思是說，王者的功業成就了才作樂，天下平定了才制禮。那些功績偉大的君王所作的樂是完備的，那些治理天下周到的君王所制的禮也是全面的。手持干、戚的舞蹈，並不是完備的樂。烹煮肉食來祭祀，也不是全面的禮。五帝各人所處的時代不同，就不沿用前代的樂。三王各人的時代有別，就不承襲前代的禮。作樂過度就會生出憂患，制禮不精就會發生偏失。能夠做到重視樂而不發生憂患，制

<sup>3</sup> 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荀子·樂論》

禮完備而不發生偏失的，大概就只有偉大的聖人吧！〈樂記〉在上一段講述完「禮樂」的關係後，這裡另外再說「禮樂」應由王者制定。由先王制定禮樂這觀點與荀子相似。

#### 九、禮樂與典章制度：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這一段是在說，從聖明的先王傳下來，關於禮樂的典章制度。禮，是規定尊卑貴賤的差別，使人們互相尊重的。樂，是用不同的藝術形式來影響人心，使人們互相親近的。禮和樂用來治國安民的本質是一致的，所以都被英明的君主沿襲下來。他們制禮作樂都與時勢相合，為禮樂命名都與所建立的功業相符。鐘、鼓、管、磬、羽、籥、幹、戚，都是樂的器具；屈、伸、俯、仰、綴、兆、舒、疾等姿態，舞者聚集的行列和行動的區域，舞蹈的舒展和迅速，都是樂的表現情狀。簠、簋、俎、豆、等器皿和各種規定，都是禮的工具。升降上下、迴旋、袒開或掩閉上衣，都是禮的表現形式。懂得禮樂性質的人就能製作禮樂，懂得禮樂表現形式的人就能傳承禮樂。制禮作樂人叫「聖」，傳承禮樂的人叫「明」。「明」與「聖」，是傳承和製作的意思。

#### 十、先王作樂賞賜諸侯：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這段講述先王作樂的事蹟：從前舜作了五弦琴，用來伴奏著唱詩歌《南風》，夔開始作樂，用來賞賜諸侯。所以天子作樂的目的是用來賞賜給諸侯中有德的人。

德行隆盛而尊崇教育，五穀及時成熟，然後才用樂賞賜他。所以那些治理百姓不好，使之勞苦的諸侯，爲他歌舞的行列中的間隔就疏遠；那些治理百姓好使之安逸的諸侯，爲他歌舞的行列中的間隔就近。所以看到賞給他的歌舞就能知道他的德行，聽到給予他被賞賜的謚號就能知道他生前的行爲。

#### 十一、先王作樂教化人民：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先王作樂除了對諸侯的賞賜，也有對人民百姓的教化：天地運行的規律，氣候的冷熱不按照一定的時間交替就會發生災害，風雨失去調節就會發生饑荒。教育對於人民，就象氣候的冷熱一樣，教育不適時就有害於社會。各種制度對於人民，就好像風雨一樣，制度的規定不適度就不會有功效。所以前代的君王制樂，就是用來作爲治理人民的一種方法，用得適當就能使人民的行爲和道德相吻合。

#### 十二、先王制酒禮：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意思是說，本來釀酒就跟飼豬一樣，並不是爲了製造禍端。但是在飲酒上過於放縱就會產生禍害，所以先王才要制訂酒禮，在酒食之事上，使人民節制不醉，而與人交際同樂；制訂「樂」以表現德性；規定禮節，以防止過份越軌的事情。

#### 十三、先王作樂是爲了教化：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意思是說，就像先王制定酒禮一樣，不論哀樂之事，都能以禮相應。先王遇到死喪之事，也用禮來順應哀傷之情；遇到喜慶之事，就用禮來調適喜樂。樂是聖人

所最喜愛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他能深切感動人們的心靈，他能夠移風易俗。所以古代君王設立諸如大司樂、樂師等專職從事樂教。

以上各節詳細的講述先王制樂，從歷代帝王開始，講到先王樂的教化，並舉樂的教化的實際例子。而《荀子·樂論》中，比較相像的句子是：「樂者，聖王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這句原本是用來回應墨子的，但是〈樂記〉將這一小段話延伸論述成整個先王的以樂教化之道。

#### 十四、天子之制：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意思是說，大輅是天子的車。龍旗下邊綴著九旒的，是天子的旗也。有青黑緣的，是天子的寶龜。成群的牛羊，是贈給諸侯的禮物。

#### 十五、先王立樂之方：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意思是說，樂的意思是歡樂，是人們爲了滿足情感的需要所不能沒有的。歡樂之情一定要用聲音來抒發，通過動作來表現，這是人之常情。聲音和舞蹈有這樣的作用，因而人們思想感情的變化，全都由它表達出來了。所以人們不能沒有歡樂，歡樂不能無所表現，表現出來而不符合道德規範，就不能不發生邪亂。古代君王憎惡世風的邪亂，所以制定「雅頌」之樂來引導。使樂聲足以令人快樂而不放縱，使樂的文辭足以明辨而不泯滅隱晦正理，使樂的曲折、平直、複雜、簡潔、細微、洪亮等種種音調和節奏的變化足以感動人們的向善之心而已，而不使放縱邪惡的思想感情影響人心。這就是古代君王作樂的原則。又：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裡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意思是說，在宗廟演奏音樂，君臣上下一起聽著，就沒有不融洽相敬的；在族長鄉里之中演奏音樂，年長的和年幼的一起聽著，就沒有不和順相待的；在家庭中演奏音樂，父子兄弟一起聽著，就沒有不和睦相親的；所以樂的創作，先確定宮音的高低以形成和諧的樂音，再用各種樂器配合演奏以表現樂曲的節奏，使節奏和諧適度以形成結構嚴密的樂章，這都是為了發揮其協和父子君臣的關係，使人民相互親近的作用。這就是君王作樂的原則。所以聽到了「雅頌」之樂，人們心胸就寬廣了；拿著盾和戚，學習俯、仰、屈、伸的舞蹈動作，人們的儀表就莊重了，按照一定的行列和區域來行動，配合著音樂的節奏，人們的行列就端正了，進退也統一了。所以樂表現著天地間的協和統一，是中和的綱紀，是人們的性情所不能沒有的。

十六、先王之道在禮樂：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楛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意思是說，樂是先王用以文飾喜樂；軍隊行武是先王用來文飾其怒。所以先王的喜怒就能有一定的標準。喜樂的時候，天下跟著喜樂；憤怒的時候，製造紛端的人畏懼。禮樂是先王之道的表現。

### 參、禮樂與自然之道

一、禮樂的異同關係：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

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愛以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這段是說，樂的特性是求同，禮的特徵是求異。同使人們互相親愛，異則使人互相尊敬。但是，樂太過不加節制，會使人之間的尊卑界限混淆、流移不定；禮太過不加節制，則使人們之間離心離德。和合人情，使相親愛，整飭行爲、外貌，使尊卑有序，便是禮樂的功用了。禮義得以實現，就貴賤有等；樂文得以統一，則上下和合，無有爭鬥。人們好惡分明，賢與不賢自然區分開來；用刑罰禁止強暴，以爵賞推舉賢能，就會政事均平。以仁心愛人，以義心糾正他們的過失，這樣就會天下大治了。

### 二、禮樂與內外關係：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禮樂還有第二層的關係：樂是自人心中產生的，禮則是自外加於人的。正因為樂自心出，所以有靜的特徵；禮自外加於人身，所以注重外表文飾。因而大樂的曲調、器具必甚簡易，大禮必甚儉樸。樂事做得好了人心無怨，禮事做得好了則人無所爭。所謂揖讓而治天下，就是指的以禮樂治天下。若強暴之民不起而作亂，諸侯對天子恭敬臣服，甲兵不起，刑罰不用，百姓無有憂患，天子沒有怨怒，這樣就是樂的大成了。如能調合父子之間的親情，申明長幼之間的次序，使四海之內互相敬愛。天子做到這些，算是禮能運行了。

### 三、禮樂與天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這裡是說，盛大的音樂與天地自然相和諧，隆重的禮和自然一樣有秩序。樂的和

使萬物和諧，禮的節可以用來祭祀天地。若能如此，則能使天下之人相敬相愛。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這一段在天地自然來闡述禮樂的關係。樂，表現天地間的和諧；禮，表現天地間的秩序。有了和諧，所以萬物都能化育生長；有了秩序，所以一切事物都能有所區別。樂是根據天的道理而作的，禮是按照地的道理而制定的。制禮不合度就會引起混亂，作樂不合度就違背正道。明白天地間萬物的道理，然後才能興禮作樂。和諧而不淆亂，是樂的內在精神；使人欣喜歡愛，是樂的功能。中正無邪，是禮的本質；使人莊重恭敬順從，是禮的職能。至於用樂器使禮樂得道表現，通過聲音使禮樂得以傳播，在宗廟社稷中行施禮樂，用來奉祀山川鬼神，這些應用禮樂的事情是統治者讓人民一起來掌握的。

這裡論述「禮樂」的關係，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最開始之處，提到「禮樂」的差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這句是與〈樂論〉中的「樂和同，禮別異」這句意義相同。而〈樂記〉則順著這「樂同禮異」，發展出理論的原理；而荀子就僅此一句，沒有延伸論之。

#### 四、禮樂與自然象徵：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

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這一段把「禮樂」類比為陰陽、天地、四時、仁義、動靜．．．等。天位高，地在下，萬物彼此有所分別，這是禮制的運行。自然萬物流轉不息，彼此交流和諧，這是樂的作用。仁與樂相近，義與禮相近。樂使人際關係敦厚和睦，尊神而服從於天；禮能分別宜貴宜賤，敬鬼而服從於地。所以聖人作樂以與天相應，制禮與地相應。禮樂詳明而完備，天地也就各得其職了。禮樂一靜一動、一低一高、一辨一合，彼此相互配合，使得陰陽、天地、四時、仁義、君臣等種種能有所依循，定尊卑高低。這段是「禮樂」關係的再延伸論述，這樣的延伸論述是荀子的〈樂論〉中沒有的。雖然〈樂論〉中，有類似的句子「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也有提到天地、四時，但是依其題旨，其實這段話是說：透過「樂音」與「樂舞」，類比樂與禮，可見二者密切不可分，而不是「禮樂關係」的延伸論述。

#### 五、樂象徵自然：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好，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意思是說，音樂的清明象徵著高遠的天，廣大象徵著博厚的地。樂曲的終而復始象徵著四季，舞姿的迴旋往復象徵著風雨。樂舞之器五色齊備而有條不紊，八音符合音律而沒有差錯，節奏變化合度而又有常規，形體的大小互相補充，聲音的終始互相接續，唱和、和的、清音、濁音。相互交替而形成了一定的規律。所以樂教的施行使倫理得以彰明，使人民耳目靈敏，氣性平和，社會風俗也隨之轉變，普天之下都得到安寧。

#### 六、樂禮的作用：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意思是說，樂的作用，在於施予；禮的作用，再報答施予。樂所帶來的快樂是從其自身而生的；而禮則是回饋事情的開始。樂章顯德性，禮報答恩情而追朔本源。

#### 七、禮樂的原理：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侷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莫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觶生，螽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意思是說，樂，表現確定的情感；禮，表現不可變易的道理。樂和同人心，禮區別尊卑，禮樂的道理，貫通人情。探究人的本心而了解其情感的變化，是樂的功能；彰明誠信而拋棄虛偽，是禮的作用。禮樂依照天地的情性，通達神明的德性，可以使天神降而地神出，可使大小精粗等不同型體都能端正，可理順父子君臣的關係。所以聖人實行禮樂，天地都將跟著光明。天地之氣相融合，陰陽相輔相成，以撫育萬物成長，然後草木旺盛、禽獸繁生，這些都是樂的功效啊！

這一段透過「禮樂」的關係講其與自然的道理相符合。其中句子與《荀子·樂論》的：「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相似，但是其題旨並不相同。

#### 八、禮樂制度：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

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意思是說，樂不僅僅是指黃鐘大呂等樂律、彈琴歌唱和手持盾牌及大斧的舞蹈，這些都是樂的末節，所以讓孩子來表演舞蹈。鋪設筵席，成列樽、俎、籩、豆等器具，以升上降下的動作來表示禮儀，這都是禮的末節，所以讓辦具體事情的官員來執掌之。樂師只懂得樂聲和詩歌，所以面向北坐著演奏。宗人、太祝只懂得宗廟中祭祀的禮儀，所以站在屍的後面掌禮。商祝只懂得喪葬的禮儀，所以站在主人的後面掌禮。因此可見道德完善的人才能處於上位，技藝熟練的人只能處下位；品行完美的人才能居前，從事技藝的人只能在後。所以說古代君王明確了上、下、先、後的分別，然後才能為天下制定禮樂。

這一段講「禮樂制度」的道理：「德上」「藝下」。器物技藝只是禮樂的末節，先王制的禮樂是要能展現道理。《荀子·樂論》並沒有與這段相似的句子，不過，在〈樂論〉有一段論及「樂的象徵」，也是在講各種器樂所象徵的道理。

#### 九、禮樂施行的原則：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意思是說，樂是發自於人心的。禮是表現在人的行為的。所以禮應該簡單，樂應該豐富。禮簡單了人們就更容易遵循；樂豐富了就能回歸本性。然而禮若簡化了還部去遵守，就會消失；樂的豐富若不回歸本性就會放縱。所以禮的施行，要以回報；樂的施行，要回到本性。這樣就會快樂，禮樂的道理是一樣的。

這裡講的禮樂原理：「其義一也」的這個詞，荀子也有用過：「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但使用的意義不同。

#### 肆、禮樂與君子

一、氣衰、世亂和聲哀，君子賤之：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這段應是為下一段論述的引文，意思是：土地衰竭則長不出草木，過度捕撈則魚鱉不大，生氣衰則生物不能生長，世道紛亂則禮廢樂淫。因此樂曲就背傷而不莊重，就算快樂也不安定，散漫多變而節奏紊亂，隨處流連而沒有根本。寬廣則內含奸惡，急促則挑動欲望。感發起人們逆亂的情緒，滅絕人們平和的德性，所以君子鄙視這種音樂。

### 二、奸聲與正聲：

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意思是說，凡是邪惡的聲音打動樂人心，逆亂的風氣就會相應而生。逆亂的風氣表現出來，「淫樂」就興起了。而平正的聲音打動了人心，和順的風氣就會相應而生。和順的風氣表現出來，「和樂」就興起了。正如唱的與和的互相響應，人民乖違。邪僻、枉曲、正直等各種情志也同類相應，各有所歸，而萬事萬物的道理，本來就是各按其類互相應和的。

### 三、君子不近淫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闢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意思是說，君子根據人的性情來和諧他們的意志，比較類比以成就人們的善行。對邪惡的聲音和淫亂的形色，不聽也不看；對放縱的無度的樂和不合禮教的事情，不使它進入自己的內心；對怠惰散漫的邪僻風氣，不使它在自己身上表現出來。使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等身體各個部分的活動都能和順端正奉行

禮義。然後通過聲音表達出來，用琴瑟的彈奏來增飾文采，手持盾和戚來舞蹈，用羽和旄來裝飾，簫和管來伴奏，以發揚最高道德的光輝，感動四時的和氣，以彰明萬物發展的道理。

#### 四、樂與君子小人：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所以說，樂是使人快樂的。君子高興的是得到道德的修養，小人高興的是得到欲望的滿足。用道德來約束欲望，就能快樂而不過度；追求欲望的滿足而忘了道德，就會迷惑而失去快樂。所以君子本著人的性情以和諧他們的意志，推廣「和樂」來完成對人民的教化。樂教施行而民眾就歸向正道，由此也就可以察見君子的道德了。

#### 五、君子作樂：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意思是說，樂，是內心活動的表現。聲音，是樂的表象。文采節奏是聲音的裝飾。君子內心有所感動，而將內心的快樂表現出來，然後製作時加以文飾。

#### 六、樂的教化與君子：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這段說明演奏「武」樂的步驟，從一開始的擊鼓，到接下來的舞蹈，都有一定的方法。如此舞蹈動作迅速而不過快，歌唱深刻而不隱晦。觀眾各自欣賞其內容，而不厭棄其表現的道理，而不會只為滿足個人享樂的欲望。這樣的樂，既表現情感又彰顯義理，樂曲終了而德行得到尊崇。君子因此更樂行善道，小人也因此反省自己的過失。所以說：「生民之道，沒有比樂更重要的了。」

## 七、君子論禮樂：致樂治心、致禮治躬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意思是說，君子說：「禮樂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身心。」能詳審地研究樂來進行道德修養，平易、正直、慈愛、誠信之心就會油然而生。有了平易、正直、慈愛、誠信之心就會快樂，快樂就會身心安寧，身心安寧就能使德行長久，德行長久就會象天一樣，像天一樣達到神的境界。像天一樣，就能不言而取信於民；達到神的境界，就會不怒而有威嚴。詳審的研究樂是用來提高道德修養的。詳審的研究禮來端正儀表舉止就會莊重恭敬，莊重恭敬就能有威嚴。內心有片刻的不平和不愉快，卑鄙奸詐的心思就會進入；外貌有片刻的不莊重不恭敬，輕佻怠慢之心思就乘虛而入了。所以樂是影響人的內心世界的，禮是端正人的儀表舉止的。樂使人十分平和，禮使人極其謙順，人民看到他的神采氣色就不會與他相爭，看到他的儀態也不會有輕佻怠慢的表現了。所以內心煥發出道德的光輝，人民就沒有不聽從他的；儀態表現出境界禮的原則，人民就沒有不順從他的。所以說：「詳審的研究禮樂的道理，用來施加於天下，就沒有困難的事情了。」

〈樂記〉這裡講禮樂之道與天下之道，禮與樂的「治心」與「治躬」開始，就是天下之治的道理。《荀子·樂論》中有相似的句子：「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但是單就樂而論，其題旨也互異。

以上是從「基本樂論」、「先王制定禮樂」、「禮樂關係與自然之道」、「禮樂與君子」這四個範疇對〈樂記〉的探討。除此之外，〈樂記〉還節錄了三段對話，分別以「魏文侯」、「賓牟賈」和「師乙」為名，分別記載子夏與魏文侯、孔子與弟子賓牟賈、以及子貢和樂師師乙之間有關於音樂的對話。

文侯問樂於子夏：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獲，人寫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闢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革、鼗、鼓、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熈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魏文侯（西元前四四五-- 前三九六年執政）是戰國初期魏國之開國君主。魏文侯深知要治國安邦就要任用賢人，所以當他聽說子夏是孔子的學生，賢名於世，就親自前去拜他為師。在這裡魏文侯跟子夏討論音樂時說，自己在聽先王的古樂時，容易睡著；但是，聽到流行的鄭衛之音，就會很有精神。魏文侯不懂的是，如果古樂是先王傳下來，美好的東西，那為什麼反而聽了不吸引人讓人想睡覺；鄭衛之音又為什麼反而更吸引人？子夏認為，這是因為古樂不論在詩歌上、舞蹈上、音樂上，都各有細膩的安排，每個動作行為都是符合正道；但是流行的音樂，卻是歌者、舞者、演奏者各自盡其所能誇張浮濫的表現自己。這種雖然很像「樂」，但充其量只能算是音。

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古樂是古時天下太平，人人豐衣足食沒有禍害，於是聖人起來訂定了父子、君臣關係的綱紀。剛記正了，社會就有秩序。社會安定後，於是考察音律，制定「樂」，這樣的樂可以說是「德音」。德音的表現是很內斂的，但是德性卻能在其中顯現。而當代流行的音樂則是「溺音」，而溺音又分四種：鄭聲使人放縱心性、宋音燕女使人沉迷、衛音急促使人心容易煩躁、齊音傲辟亢厲鐘使人心驕傲。

所以，正確的音樂應該是如下的表現：鐘聲發出鏗鏘的聲音，鏗鏘的聲音可以用來表示號令，號令可以使士氣充沛，士氣充沛就能激發勇武的精神。所以君子聽到鐘聲，就會想起武臣。石磬聲音象徵節義分明，節義分明就能有獻身效命的精神。所以君子聽到石磬的聲音就想起獻身邊疆的將士。絲弦的聲音可以使人廉潔正直，廉潔正直就能意志堅定。所以君子聽到琴瑟的聲音，就會想起志向堅定的忠義之臣。竹制的樂器可以發出多種樂音，多種樂音表示聚合的意義，明白

聚合的意義就能聚集眾人。所以君子聽到竽、笙、簫、管的聲音，就會想起能夠聚集民眾的臣僚。鼓鼙的聲音喧騰，喧騰的聲音可以振奮人心，人心振奮就能大眾一起前進。所以君子聽到鼓鼙的聲音，就會聯想到領兵的臣僚。君子欣賞音樂，不僅是聽他的鏗鏘聲音而已，更重要的是那樂聲還與自己內心的情感有所應合，而能引起共鳴。

這三段透過子夏與魏文侯的對話討論古樂與今樂。《荀子 樂論》與本段並無相應處。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從事音樂教學，常常會遇到不同的學生，有人喜歡古典樂，有人偏愛當代的搖滾樂。而兩種學生的氣質完全不同，喜歡古典樂的人，很符合這裡講「德音」的氣質：因為古典音樂看似無趣、簡單、不能激起人們的興奮之情，但能在這樣的旋律中，訴說的作曲者的心志，是其嘔心瀝血的結晶，所以喜歡古典樂的人，行為表現較為內斂，但是談吐也更有涵養；喜歡搖滾樂的人，就很像這裡講的四種「溺音」的個性：因為搖滾音樂多以絢爛電子音效來表達，所以這樣音樂表現起來，往往是過於放縱講究音效、善於挑弄聽者使其沉迷、常常以緊湊的節奏製造興奮、追求獨創性而孤僻驕傲。而喜歡這樣音樂的人，他的為人處事也就常常過於放縱自己心性（常常說的名言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沉迷於能挑弄欲望的事物、個性煩躁沒有耐心、自以為是目中無人。讀到這裡，深感古人智慧之精妙，千百年前的〈樂記〉作者已將今日人們對於音樂的問題，早就有了精闢的解答。

賓牟賈問孔子，言武樂：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眾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摠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賓牟氏，是上古時期一個氏族的複姓。賓牟賈，春秋晚期人物，是周王室的大夫，與孔子是同一時代人。由於賓牟賈非常精通樂禮，孔子曾與他一起探討有關樂禮方面的問題。

賓牟賈在孔子身邊陪坐，孔子和他談到樂舞，說：「〈大武之樂〉表演開始前，要長時間地擊鼓做準備工作，這是什麼原因呢？」賓牟賈答道：「這是象徵周武王伐紂時擔心得不到眾人的支持。」孔子接著問：「〈大武之樂〉開始時聲調漫長，連綿不絕，這是什麼原因呢？」賓牟賈答道：「這是象徵周武王恐怕伐紂事情不能取得成功。」孔子問道：「舞蹈一開始就手舞足蹈，這是什麼原因呢？」賓牟賈答道：「這是象徵周武王及時採取伐紂的行動。」孔子問道：「〈大武之樂〉中舞蹈者右膝跪地，左腳伸開的動作，這是什麼原因呢？」賓牟賈答道：「噢，那不是〈武〉舞蹈中應當跪的姿態吧。」孔子問道：「〈大武之樂〉中好象夾雜著很多商音，這是什麼原因呢？」賓牟賈答道：「那恐怕也不是〈大武之樂〉中應有的聲音吧？」孔子問道：「那若不是〈大武之樂〉中應有的聲音，又是什麼聲音呢？」賓牟賈答道：「這大概是樂官們在傳授過程中出了差錯，如果不是樂官傳授出現的差錯，那就是周武王的意志已經迷亂了。」孔子說道：「對啊，我從周王室大夫萇弘那兒聽說的，也是和你說的一樣。」賓牟賈站起身，離開坐席向孔子躬身請教說：「關於〈大武之樂〉開始前要長時間地擊鼓作準備的問題，我的看法您已同意了。那麼請問：〈大武之樂〉的表演過程那麼長是什麼原因呢？」孔子答道：「你坐下，我告訴你：樂，是象徵事業取得成功的。舞蹈將要開始時，手拿盾牌的舞蹈者像山一樣站立不動，這象徵著周武王將有大的行動。舞者奮發威武，揚手頓足，這象徵著太公高昂的意志。〈大武之樂〉舞尾聲時舞者全部跪下，這象徵著周公和召公將在天下實行文治。再說〈大武之樂〉舞開始，第一段舞

者向北行進，象徵周武王開始出兵向北討伐；第二段象徵滅掉了殷商；第三段象徵周武王又向南出兵；第四段象徵周武王征服了南方各國，使南方各國成為周朝的疆土；第五段舞者分為兩隊，象徵周公、召公一左一右輔佐周王朝；第六段，舞者又回復到開始時的原位，象徵著對天子的尊崇。舞者振動金鐸，做出向四面出擊動作，顯示周王朝在中國範圍強大的威力，舞者分為兩隊行進，表示討伐的戰事早獲成功。舞者長時間地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這是象徵周武王在等待諸侯們的到來。」

透過孔子與弟子賓牟賈的對話，談論世人對「武樂」的偏見，最後由孔子闡述其真義。《荀子 樂論》與本段並無相應處。

子貢問樂：歌唱的道理。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

「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意思是說，子貢見到師乙並向他請教說：「我聽說，學唱歌應當符合每個人的個性，像我這樣的人，適合唱什麼歌呢？」師乙答道：「我只是個樂工，哪裡讓您來請教適合唱什麼樣的歌？還是讓我說說我聽到的說法，請您自己去判斷吧！寬宏而安靜、柔和而正直的人適合歌唱《頌》；志意闊大而沉靜、開朗通達而誠信的人適合歌唱《大雅》；恭敬謹慎而喜好禮儀的人適合歌唱《小雅》；正直而寧靜、

清廉而謙和的人適合歌唱《風》；直率而慈愛的人適合唱《商》；溫和善良而能決斷的人適合歌唱《齊》。唱歌的人，要先正自身並表現出德性。歌者內心有所感動，天與地都會應和，四時會互相協調，星辰運行有條不紊，萬物隨之發育生長。所以，《商》這種樂歌是五帝時代流傳下來的，商代的人把它記載下來，因而列為《商》；《齊》這種樂歌是三代流傳下來的，齊人把它記下來，因而叫《齊》。懂得《商》的人，遇到事情往往能決斷；懂得《齊》這種樂的人，見到利益往往能推讓。遇到事情能決斷，這是勇敢；遇到利益能推讓，這是義。既勇敢又有義，除了樂歌外有什麼能表現呢？因此，樂歌昂揚時如同高舉，低沉時如同墜落，婉轉時如同折斷，靜止時如同枯木，曲折變化合乎規矩，連綿不絕如同貫串在一起的珠子。所以，用歌唱來是言語表達的延續：因為內心愉悅要用言語表達，而當言語不足以表達內心時，就讓歌唱延長言語來表達；而當歌唱不足以表達，所以要感歎，感歎不足以表達，所以就情不自禁手舞足蹈了起來。」

這段講子貢與樂師師乙討論唱歌的道理，師乙將歌唱分為《齊》、《商》、《頌》、《大雅》、《小雅》、《風》，每種歌唱起來都有的其道理，適合不同個性、心境的人去唱。而歌唱的原理，則是將表達內心的語言，透過音樂的延續而加以延長，所以不同的心境的人，也就是合唱不同的歌。而當歌唱還不足以完全表現內心時，就會手舞足蹈來表達。而《荀子·樂論》與本段並無相應處。

以上就是《禮記·樂記》與《荀子·樂論》的不同之處。所謂的不同，並非完全相異。〈樂記〉中有許多的段落是與〈樂論〉相應的，然而在相應之處則展現了幾種差異：一、《禮記·樂記》與《荀子·樂論》有相似的句子，但其段落的題旨不一致。二、《禮記·樂記》與《荀子·樂論》有意義相同的句子，而〈樂記〉將〈樂論〉的論點做更深入的延伸論述。三、《禮記·樂記》與《荀子·樂論》有相似的句子，但是意義與題旨皆不相符。四、《禮記·樂記》獨有的論述，《荀子·樂論》沒有相應的句子。

由這些相應之處而得到的四種不同，綜合第一節的內容，可以得到這樣的推論：一、《禮記·樂記》應是參考根據《荀子·樂論》所做。而因為〈樂記〉不

必回應「性惡說」和「非墨子」的問題，更能寬廣、更純粹的論述。二、《禮記·樂記》的段落題旨，有其獨立的章法結構，與《荀子·樂論》並不同，但是會參考〈樂論〉裡的論點來建構其系統架構。